

**全球趋势：进步的悖论**  
**国家情报委员会出版**  
**行政摘要**  
**2017年1月**

**我们生活在一个悖论当中：**工业和信息时代的成果正在塑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既更加危险又更充满机遇的世界。究竟是希望还是危险占主导地位，这将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它连接了人类，赋予了个人、团体和国家强大的力量，并在该过程中带动了十亿人摆脱贫困。但同样的进步也产生了诸如“阿拉伯之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政治上民粹主义和反建制体制的全球增长等冲击。这些冲击也凸显了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多么的不堪一击，突出了全球景观的深刻转变，其预示着一个不久将会出现的黑暗和困难的未来。

**未来五年里，国家内部及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将日趋加剧。**全球增长将会放缓，同时日趋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也将迫在眉睫。范围不断扩大的国家、组织和有势力的个人将塑造地缘政治。无论是好是坏，新兴的全球格局正在一步步结束冷战后的美国主导时代。而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也可能面临同样的命运。国家间的合作以及以公众期望的方式治理都将日趋困难。否决者将威胁阻碍合作过程的每一步，而信息“回音室”将强化无数的竞争事实，破坏对世界事件的共识。

在这种合作危机的背后，是地方、国家和国际上对于政府在一系列议题——从经济到环境、宗教、安全及个人权利等——扮演的正当角色的分歧。关于道德界限的辩论——欠了谁，欠了什么——将变得更加显著，而国家间价值观和利益的分歧也将威胁到国际安全。

在这种明显的混乱局面下，强制性的维持秩序变得非常诱人，但毕竟从短期来讲代价过高，而从长期来讲终将以失败而告终。在一个增长缓慢，财力有限和负债累累的时代，在不同的领域中占主导性、有力量且数量激增者往往需要借助不可接受的资源。在国内这样做将是民主的终结，导致专制主义或动荡，或两者兼有。虽然物质力量对地缘政治和国家权力仍将保持其至关重要的地位，但未来最强大的人物将利用网络、关系和信息来进行竞争与合作。这是20世纪大国政治给我们带来的教训，即使这些大国还是不得不一次次地学习再学习。

美苏的代理战争，特别是在越南和阿富汗，便是后冷战冲突以及今天在中东、非洲和南亚的争斗的预兆——弱勢的敌方通过不对称战略、意识形态和社会紧张局势来拒绝接受他方的胜利。随着小团体和个人利用新技术、思想和关系来获得优势，恐怖主义的威胁将在今后几十年里继续蔓延。

同时，国家间仍将维持高度相关。中国和俄罗斯将更加大胆，而区域性的积极分子和非国家级的组织也将看到各自利益的缺口。美国的不确定性，西方国家的内向观，以及避免冲突和尊重人权的准则的侵蚀，也终将鼓励中国和俄罗斯来挑战制衡美国。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灰色地带”式的侵略和多种形式的阻断都将保持在热战门槛之下，但同时也将带来巨大的误判风险。过度相信物质力量能够控制危机的升级，这终将使国与国之间的冲突风险上升到冷战以来从未有过的高度。即使可以避免热战，目前从“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国际合作—例如气候变化等—的模式中，只能掩盖国家之间的价值观和利益的显著差异，而很少能够遏制主导地区的主张。这种趋势正在形成一个势力范围格局的世界。

许多国家的内部情形也不容乐观。尽管几十载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和先进技术使最富有的人更加富有，并使主要位于亚洲的十亿人摆脱了贫穷，但它同时也掏空了西方的中产阶级，并因此引起了对全球化的反弹。出现了过去 70 年以来最严重的移民流，这引发人们对于福利枯竭、就业竞争加剧的担忧，并加强了本地主义和反精英的情绪。增速缓慢加之技术因素所致的就业市场混乱将危及减贫过程，并在未来几年里加剧各个国家的内部紧张局势，助长造成国家间紧张关系的民族主义。

然而，不能说我们的未来注定悲惨。今后五年或二十年是更加光明亦或更加更暗，将取决于三个选择：在一个个人强大和经济快速变化的时代中，个人、团体和政府将如何重新商讨对彼此的期许以营造政治秩序？主要国家、以及个人和团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设计出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模式或新架构？政府、团体和个人现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准备应对诸如气候变化和革命性技术等多方面的全球性问题？

**三个故事或三个情景** – “岛屿、”“轨道、”“社区” – 探讨了趋势和基调的选择将如何相交，共同营造通向未来的不同路径。这些情景强调在国家（岛屿）、区域（轨道）、次国家和跨国（社区）的层面上对于近期动荡的不同反应形式。

- **岛屿**情景探讨的是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这将导致长期的缓慢或零增长，并挑战传统的经济繁荣模式和全球化继续深化的假设。这种情景强调的是，在对于全球化的普遍反弹日益加深、新兴技术带来工作和贸易的变革、以及政治日趋动荡的背景下，政府在满足社会的经济和物质安全需要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某些条件可能会诱使某些政府转向内部，减少对多边合作的支持，以及采取保护主义的政策，而其他的政府则会在此情况下设法利用新的经济增长和生产来源，该理论强调了各国政府在这些条件下所面临的选择。
- **轨道**情景探讨的是竞争中的大国各自寻求自己的势力范围，并试图保持内部稳定从而产生的未来的紧张局势。它探讨日益上升的民族主义、不断变化的冲突模式、新型破坏性技术以及全球性合作日渐衰退将如何合力加剧国与国冲突的风险。这种情景强调政府将面临的政策选择，这种选择要么将巩固稳定与和平，要么将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它的代表性行为是一怒之下使用核武器，其结果反而凝聚了全球人的思想从而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 **社区**情景展示的是日益增长的公众预期和国家政府能力的日益下降为地方政府和私人参与者开启了活动空间，从而挑战传统上对治理意义的种种假设。信息技术仍将是主要的推动力，与国家政府相比，公司、声援团体、慈善机构和地方政府能够更加灵活地为民众提供服务以影响他们支持其议程。大多数国家政府将对其抵制，而一些国家会将一部分权利让给这种新兴的网络组织。从中东到俄罗斯，无论哪里，控制将更加艰难。

**正如进步的悖论所隐含的情形，同样产生近期风险的趋势也可能创造长远性机会从而产生有利的结果。**如果世界能够幸运地利用这些机会，那么未来将比我们提出的三种情景好。新型全球景观充斥着种种意外和中断，有韧性的国家和组织将最能够善加利用这些机会，使他们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局势，在意外的逆境中坚持不懈，并能够采取行动快速恢复。他们将投资基础设施、知识和各种关系，使其能够管控来自经济、环境、社会或网络等方面的冲击。

同样，最具韧性的社会可能是那些能够充分释放和拥抱每个人潜力的社会 - 无论是妇女少数民族，还是在最近经济和技术趋势中受重创者。他们顺历史潮流而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利用范围日渐扩大的人类技能来塑造未来。在所有社会中，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都会有人选择从事改善他人福利、幸福和安全的事业，利用变革性技术大规模地从事这方面的事业。但反之亦然，破坏性力量也将被赋予前所未有的能力 - 摆在在政府和社会前面的中心谜题便是如何以一种能够产生可持续的安全、繁荣和希望的方式将个人、集体和国家的禀赋融合在一起。

**富人老化，但穷人不老。**在富裕国家以及中国和俄罗斯，工作适龄人口都在缩减，但在发展和贫穷国家里，工作适龄人口却在增长，尤其是非洲和南亚地区，这些都增加了经济、就业、城市化和福利等方面的压力，催生了移民潮。培训和继续教育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同样重要。

**全球经济正在转变。**短期内经济增长将持续疲软。主要经济体将面临劳动力萎缩和生产率回报下降的问题，同时需要背负高额债务、需求疲软、及对全球化的质疑声的重担从 2008-09 年的金融危机中恢复元气。中国将试图从其长期的出口和投资为主转向消费驱动型经济。较低的增速将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的减贫进程。

**技术加快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不连续性。**高速的技术进步将加快变革的步伐并创造新的机遇，但同时又会加剧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分歧。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恐将以高于经济能够适应的速度改变工业，并可能取代工人并挤压贫穷国家的传统发展路线。生物技术，如基因组编辑将彻底改变医学和其他领域，但同时又加大道德方面的分歧。

**思想和身份认同正在推动新一波的排斥浪潮。**在增长疲弱的情况下的全球连通性将加剧社会内部和社会间的紧张关系。民粹主义将同样在左右派中滋长，危及自由主义。一些领导人会诉诸民族主义来巩固统治。与许多国家的政府相比，宗教影响将更加举足轻重，更具权威性。在几乎所有国家中，经济力量将加强妇女的地位和领导作用，但也会有反弹。

**治理将越发艰难。**公众将要求政府提供安全繁荣，但收入平平、缺乏信任、两极分化以及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将影响政府的施政效果。技术将使有能力阻止或规避政治行为的人物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随着这些参与者的增加，包括非政府组织、公司和有势力的个人，对全球性问题的管理将日趋困难，从而会有更多的特设性行为，但更少的广泛包容性行为。

**冲突的性质正在改变。**大国间利益的差异、恐怖威胁的蔓延、脆弱国家的持续动荡以及致命和破坏性技术的传播将使冲突的风险继续上升。对于社会的破坏将更加常见，可以通过远程精确武器、网络、和机器人系统异地瞄准基础设施，还可以通过更易得手的技术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气候变化、环境和健康问题都需要引起注意。**一系列全球性危险会造成眼前及较长期的威胁，需要我们采取共同行动加以解决 - 尽管合作将举步维艰。更极端的天气、水土方面的压力以及粮食安全等问题都将扰乱社会。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冰川融化和污染都将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气候变化方面的紧张局势将加剧。出行的增加和落后的卫生基础设施将使传染病的控制更加困难。

## 总而言之

这些趋势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合力使治理和合作更加困难，并将改变权力的性质，致使全球格局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尤其是经济、技术和安全方面的趋势，其将大大增加那些能够以举足轻重的方式行动的国家、组织和个人的数量。除非社会和政府能够重新协商对彼此的期许，否则国家内部的政治秩序将难以捉摸，局势仍将紧张。在国家之间，后冷战的单极时代已经过去，1945 年后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也可能正在衰落。一些大国和地区活跃分子将寻求通过武力主张其利益，但他们会发现这种结果却是稍纵即逝，因为当今世界具有否决权的参与者日趋增多，在这种背景下传统和物质形式的力量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够帮助其获得并维持这样的结果。